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靈食季刊

一九四四

第十八年

秋季

第七十一册

靈食季刊

刊期 三月 六月 九月 十二月

編者 王明道

社址 北京甘雨胡同二十九號

定價 全年四冊價銀十五圓

靈食季刊社出版物目錄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改訂

靈食季刊	王明道編	年四冊十五圓	感恩的人	王明道著	每冊價銀二圓
角聲	王明道著	每冊價銀十圓	恩賜賞賜與獎賞	同	每冊價銀二圓
基督徒與婚姻	王明道著	每冊價銀八圓	世上最高的梯子	同	每冊價銀二圓
隱密處的靈交	王明道譯	每冊價銀七圓	基督果真復活了麼？	同	每冊價銀二圓
在密雲黑暗的日子	王明道譯	每冊價銀七圓	人能建設天國麼？	王明道著	每冊價銀二圓
信徒處世常識	王明道著	每冊價銀七圓	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	同	每冊價銀二圓
信徒鍼砭	王明道著	每冊價銀五圓	普世人類都是神的兒子麼？	同	每冊價銀二圓
靈食寓言集	王明道編	每冊價銀五圓	創世記第五章中的福音	同	每冊價銀二圓
真偽福音辨	王明道著	每冊價銀五圓	靈食季刊第四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十五圓
重生真義	同	每冊價銀四圓	靈食季刊第十一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十五圓
謹防魔鬼的詭計	同	每冊價銀四圓	靈食季刊第十五五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十五圓
耶穌是誰	同	每冊價銀三圓	靈食季刊第十六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十五圓
受苦有益	同	每冊價銀三圓	靈食季刊第十七年合訂本		每冊價銀十五圓
聖經光亮中的靈恩運動	同上	每冊價銀二圓			
基督徒的言語	同上	每冊價銀二圓			

(以上定價皆按北京通用聯銀券計算)

(國內普通郵費在內掛號另加)

訂刊購書請寄郵局或銀行匯票在十圓以內者可用五角以下之郵票代價，但只限加蓋「華北」地名之郵票，其他郵票一概不收。訂刊或購書之信件及匯票皆請寫北京甘雨胡同二十九號靈食季刊社收。

靈食季刊第七十一冊目錄

神的應許	一
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二
行詭詐的耶戶	六
神的學校裏沒有速成科	一二
不是奴僕乃是兒子	一三
爲主得人的大生	一八
無字的聖經	一八
宋尙節先生去世了	一九
路上的燈	二六
打掉了水杯保全了性命	二七
我們在殿中的地位	三〇
幸有他在船上	三一
信徒用錢須知	三五
訓練我們的脾氣	三八
寶貴的靜默	三八
編者的消息	三八
蒙神保守(詩)(附譜)	底版

神的應許

「耶和華阿，謙卑人的心願你早已聽見；你必豫備他們的心，也必側耳聽他們的祈求；爲要給孤兒和受欺壓的人伸冤，使強橫的人不再威嚇他們。」——詩十篇十七、十八節

「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神叫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乾旱之地。」——詩六十八篇五、六節

「耶和華施行公義，爲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詩一百零三篇六節

「耶和華要爲他的百姓伸冤，爲他的僕人後悔。」——詩一百三十五篇十四節

「我知道耶和華必爲困苦人伸冤，必爲窮乏人辨屈。」——詩一百四十篇十二節

「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他爲受屈的伸冤，賜食物與飢餓的。耶和華釋放被囚的；耶和華開了瞎子的眼睛；耶和華扶起被壓下的人；耶和華喜愛義人；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却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詩一百四十六篇六至九節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從主怒；因爲經上記着，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爲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爲惡所勝，應當以善勝惡。」——羅十二章十九至廿一節

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當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罷，門徒離開衆人，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有別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船要滿了水。耶穌在船尾上枕着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麼？」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罷，靜了罷。風就止住，大大的平靜了。耶穌對他們說，爲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麼？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可四章三十五至四十一節

從古時到今日，幾千年來，人們發現了多少隱藏的事物，發明了多少奇異的東西：七尺高的人，能用工具建築幾百尺高的樓房；血肉的軀體，能用火藥穿透矗立雲表的高山；陸地上的火車和海面上的輪船，能拖着千百個人與千百噸的貨物風馳電掣的日行數千里；小小的一具照像機能把人物的影像攝取下來，印在紙上和實物沒有絲毫的差別；圓圓的一張留聲機片能把人談話唱歌的聲音保存起來，無論甚麼時候都可以隨意使牠發出；放一個小小的電燈在屋中，只要扭轉電門，全室中便照耀如同白晝一般；摘下電話機來便可以同遠在千百里以外的親友談話，如同面對面一樣；桌上安放一架無線電收音機，使能隨意收聽全世界各城市廣播放送的言論與音樂；家中購置一輛汽車，坐在裏面只要略動一下手和脚，他便載着你和你一家的人跑到你願意去的地方；進到潛水艇裏，不是魚卻能在水底游行；坐在飛行機內，不是鳥卻能在雲中翱翔。人的智慧似乎不可限量，人的能力好像浩大無邊，可是直到今日還沒有一個人能改變天然界的現像。當風起浪湧的時候，誰也不能說一句話使風平浪靜，但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卻有一位睡在小船上的人被他的門徒喚醒以後，斥責那狂風巨浪說，「住了罷，靜了罷。」風浪立時便平靜下來。那些在船上的人都懼怕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豈但他們這樣說呢。連我們

今日聽見這件事情的人也要和他們發出同樣的疑問——「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如果我們不清楚認識他，我們一定要發出這樣的疑問，但及至我們清楚認識了他以後，我們便絲毫不再驚奇。因為那爲他作見證的聖經告訴我們說，「萬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造的。」（約一章三節）他是那「在父懷裏的獨生子。」（約一章十九節）在未有世界以先他就與神同享榮耀。（約十七章五節）他「是那不能看見的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爲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爲他造的；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弗一章十五至十七節）他雖然那樣寒苦，降生在馬棚中；那樣卑微，作了拿撒勒城的木匠；那樣貧窮，連枕頭的地方也沒有；但他卻擁有極大的威權，他向一切被造的萬物發出命令，牠們也都必須聽從他。當那日夜間，他斥責風和海的時候，也不過是略微行使他的權柄罷了。可惜他的門徒那時還不深認識他，所以他們纔發出這個疑問來，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但我們現今不再發這疑問了。我們知道他是誰，我們也知道他不但有權柄使風和海都聽從他，他也有權柄使萬物都聽從他，在他沒有難成的事。我們更知道他當日在世界上的時候有權柄，他復活升天以後的權柄更大，因爲我們聽見他在從死人裏復活以後，曾向他的門徒宣佈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二十八章十八節）保羅也爲他作見證說，他「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他升爲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爲主，使榮耀歸與父神。」（腓二章八至十一節）這一位升爲至高得了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又得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的主，是我們的主，是我們所信賴所投靠的，我們是何等安全何等有福啊！

我們今日生活在世界上不也是常常遇見狂風巨浪像當日晚間門徒過海的時候所遇見的一樣麼？有時疾病忽然侵入我們的家中，有時意外的打擊忽然臨到，有時遭遇嚴重的經濟壓迫，有時我們所愛所靠的人猝然離了世界，有時遭逢了戰爭的危險，有時陷入了痛苦的深淵。這一切的事臨到我們都像狂風，都像巨浪；我們所乘的船好似滿了水，我們的性命似乎頃刻之間就要斷送。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我們的主似乎還在那裏枕着枕頭睡覺，似乎完全忘記了我們，以致我們也像當日的門徒那樣驚慌失措的去呼叫他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麼？」當他聽見我們這種呼聲的時候，他立時起來吩咐風浪平靜，但他卻不能不責備我們說：「爲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麼？」如果當日的門徒應當受這種責備，我們今日所當受的責備該比這個重多少倍呢？他們那時還不深認識他，還不清楚知道他的能力和威權，更沒有看見他復活的大能，沒有聽見他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那一句話，我們現在卻知道了這一切，看見了這一切，聽見了這一切，同時我們卻像他們那樣膽怯，那樣驚慌，那樣沒有信心，你想我們是不是比他們更軟弱呢？足以使我們得安慰的就是主雖然因我們的膽怯小信責備我們，但他仍然照他的大愛憐恤我們，用他的大能止息那使我們膽戰心驚的狂風巨浪，對牠們說：「住了罷，靜了罷。」

也許我們想如果主今日仍然睡在我們的身旁，我們能親眼看見他的形像，如同當日的門徒一樣，縱使他酣睡未醒，我們心中也能覺得大有倚靠，不至因風浪太大使膽怯戰兢。可惜他現今不在我們身旁，我們的眼看不見他，我們的手摸不着他，他又焉能責備我們膽怯沒有信心呢？

這決不能作爲我們原諒自己的理由。因爲我們憑着他的應許確實知道，雖然我們的肉眼看不見他，他確是常與我們同在，不但在我們所乘的船上，而且他不再睡覺。他自己的話告訴我們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節）又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約十四章二十三節）又說：「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十八章二十節）我們難道不信他所說的這些話麼？如果我們信這些應許，那麼我們不是和古時那些門徒同樣的安全麼？何況他當日因為在肉體中生活所以需要睡覺，但今日卻不再睡覺了呢。古時那「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詩一百二十一篇四節）今日那保護我們的也是同樣的「不打盹，也不睡覺。」

基督的門徒啊，不要膽怯，也不要戰兢，只要主與我們同在，任憑風怎樣的狂，浪怎樣的大，都不足以傷害我們的一根頭髮。雖然他常常容許風浪向我們打來，也有時他似乎在那裏睡覺，一點不顧我們，但這都有他的美意。他要藉着這些事試驗我們的信心，使我們看見他的權能，使我們學習倚靠他，末了使我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着稱讚、榮耀、尊貴。」（彼前一章七節）

這世界真像一片浩瀚無涯的洋海，我們每日都像乘着一葉的扁舟在海面航行着，風平浪靜的時日固然也有，可是風起浪湧的時日也許更多。我們只要記得我們的主是和我們一同在船上，是常在我們的身旁，更記得他是那勝了世界並掌管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的主，這樣，無論風怎樣狂，浪怎樣大，我們便總能平靜安穩，毫無恐懼。當他吩咐風浪平靜以後，我們便恭恭敬敬的俯伏拜他說：「這到底是主，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

一九四四，九，一三。

行詭詐的耶戶

「亞哈有七十個兒子在撒瑪利亞。耶戶寫信送到撒瑪利亞，通知耶斯列的首領，就是長老和教養亞哈衆子的人，說：你們那裏既有你們主人的衆子，和車馬器械，堅固城，接了這信，就可以在你們主人的衆子中選擇一個賢能合宜的，使他坐他父親的位，你們也可以爲你們主人的家爭戰。他們卻甚懼怕，彼此說：『二王在他面前尙且站立不住，我們怎樣站得住呢？』家宰、邑宰和長老，並教養衆子的人，打發人去見耶戶說：『我們是你的僕人，凡你所吩咐我們的，都必遵行。我們不立誰作王，你看怎樣好就怎樣行。』耶戶又給他們寫信說：『你們若歸順我，聽從我的話，明日這時候要將你們主人衆子的首級帶到耶斯列來見我。那時王的兒子七十人都住在教養他們的那城中的尊貴人家裏。信一到，他們就把王的七十個兒子殺了，將首級裝在筐裏，送到耶斯列耶戶那裏。』有使者來告訴耶戶說：『他們將王衆子的首級送來了。』耶戶說：『將首級在城門口堆作兩堆，擱到明日。』次日早晨，耶戶出來，站着對衆民說：『你們都是公義的，我背叛我主人，將他殺了；這些人卻是誰殺的呢？』由此可知耶和華指着亞哈家所說的話一句沒有落空，因爲耶和華藉他僕人以利亞所說的話都成就了。」——王下十章一至十節。

「耶戶招聚衆民，對他們說：『亞哈事奉巴力還冷淡，耶戶卻更熱心。現在我要給巴力獻大祭，應當叫巴力的衆先知和一切拜巴力的人，並巴力的衆祭司，都到我這裏來，不可缺少一個。凡不來的，必不得活。』耶戶這樣行，是用詭計要殺盡拜巴力的人。耶戶說：『要爲巴力宣告嚴肅會。於是宣告了。』耶戶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力的人都來齊了，沒有一個不來的，他們進了巴力廟。巴力廟中從前邊直到後邊都滿了人。耶戶吩咐掌禮服的人說：『拿出禮服來，給一切拜巴力的人穿。』他就拿出禮服來，給了他們。耶戶和利甲的兒子約拿達進了巴力廟，對拜巴力的人說：『你們察看察看，在你們這裏不可有耶和華的僕人，只可容留拜巴力。』

的人。耶戶和約拿達進去，獻平安祭和燔祭。耶戶先安排八十人在廟外，吩咐說：「我將這些人交在你們手中，若有一人逃脫，誰放的，必叫他償命。」耶戶獻完了燔祭，就出來，吩咐護衛兵和衆軍長說：「你們進去殺他們，不容一人出來。」護衛兵和軍長就用刀殺他們，將屍首拋出去，便到巴力廟的城去了。將巴力廟中的柱像都拿出來燒了，毀壞了巴力柱像，拆毀了巴力廟，作爲廁所，直到今日。這樣，耶戶在以色列中滅了巴力。只是耶戶不離開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裏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犢。」——王下十章十八至二十九節

我們讀到以色列王耶戶殺戮那惡王亞哈的衆子並一切拜巴力的人那兩件事，真覺得這個人，在神面前忠勇可嘉。看他那種不姑息不縱容把那些惡人剪除淨盡的行爲，真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絕。及至我們讀到他拜金牛犢的事，又不禁爲他扼腕長嘆，認爲以他這樣向神盡忠的一個人，竟會墮落到這種可憐的地步，真是一件令人料想不到的事。但我們若詳細思想一下，經上所記載他殺亞哈的衆子和拜巴力的衆人那兩件事，便看出來他將來一定會背叛神了。閱者不了解我的話麼，請容我詳細解說一下。

亞哈的七十個兒子是怎樣死的？豈不是耶戶吩咐撒瑪利亞的首領去殺死的麼？豈不是他寫信給那些首領說：「你們若歸順我，聽從我的話，明日這時候，要將你們主人衆子的首級帶到耶斯列來見我。」麼？雖然他未曾親自動手去殺亞哈的衆子，但那些首領是受了他的命令纔去殺了他們，那樣亞哈的衆子不就是他殺的麼？但耶戶對百姓怎樣說呢？「你們都是公義的，我背叛我主人將他殺了，這些人卻是誰殺的呢？」由此可知耶和華指着亞哈家所說的話一句沒有落空，因爲耶和華藉他僕人以利沙所說的話都成就了。「聽聽這一段話，便看出耶戶的存心是怎樣變曲詭詐。明明是他吩咐那些首領將亞哈衆子的首

級帶到耶斯列來，他卻告訴百姓說亞哈的衆子不是被他所殺，乃是被別人殺死的。聽他所說的這幾句謊言便知道他心不正直，及至我們讀到他殺拜巴力的人那一段事的時候，更完完全全看出他的詭詐來了。他殺那些拜巴力的人從頭到尾完全用的是詭詐與欺騙。從他發出那段宣言，一直到以色列地一切拜巴力的人都聚集到巴力的廟中，至少也需要十天八天罷。在這一個時期中耶戶每日在那裏說謊欺騙。及至那些拜巴力的人都來齊了以後，他還自己進到廟中向巴力獻平安祭和燔祭。看他作得那樣逼真，誰也不會料到他心中所懷的詭計。結果那些巴力的先知祭司和一切拜巴力的人都被他一網打盡，連一個也沒有逃脫。拜巴力的人是死盡了，但耶戶的心也壞透了。他先是說謊言欺騙百姓，以後又用陰謀欺騙那些拜巴力的人，最後他也用詭詐去欺騙神，離棄了召他的神去敬拜金牛犢。我們只覺得耶戶敬拜金牛犢是一件可惜的事，卻不知道他在殺亞哈的衆子和拜巴力的人的時候已經開始背叛神了。神要屬他的人存心正直，誠實無欺，無論對神對人都存無虧的良心。如果我們對一個人說謊言，我們便能對兩個人三個人說謊言，如果我們能欺騙人，我們便也能欺騙神。如果我們能在一件事上弄詭詐，便也能在許多事上弄詭詐。人心是最狡詐危險的東西。我們不能容許牠在任何一件事上弄詭詐，不能容許牠對任何一個人說謊言；我們不但不可對好人說謊言，也不可對壞人說謊言；我們不但不可弄詭詐去作惡事，也不可弄詭詐去作善事。神並沒有教訓我們對某種人可以說謊言，對某種人不可以說謊言；在某種事上可以弄詭詐，在某種事上不可以弄詭詐。他的教訓乃是說，「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就是高傲的眼，撒謊的舌，流無辜人血的手，圖謀惡計的心，飛騰行惡的脚，吐謊言的假見證，並弟兄中佈散分爭的人。」（箴六章十六至十九節。）「說謊言的嘴爲耶和華所憎惡；行事誠實的爲他所喜悅。」（箴十二章二十二節。）「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太五章三十七節。）「謊言

就是可憎的東西。無論你對甚麼人說，牠的可憎性總不會減少一點。詭詐就是罪惡，無論你把牠用在甚麼地方，牠也不會變成好的東西。我們總不可容我們的行為有少許的詭詐。無論甚麼時候我們一發現我們的意念言語行為有虛偽詭詐彎曲詭詐，我們就必須急速認罪悔改，急速棄掉這些東西，不可有半日的延遲。不然我們的人生就要從這裏開始敗壞，而且這種敗壞的速度是極高的，過不了很久，我們便會墮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耶戶殺亞哈的衆子正是遵行神的命令，他殺一切拜巴力的人更是神所喜悅的事，但他斷不應當那樣說謊言行欺騙。亞哈的七十個兒子是他吩咐那些首領殺的，他用不着說是別人殺的。他要除滅拜巴力的人很可以行使他的權柄吩咐國人把巴力的祭司先知和一切拜巴力的人都交出來，同時派兵去逮捕他們，縱使有漏網的，那也不是他的錯處。何必這樣從始至終說了這麼多的謊言，弄了這麼一大場詭計，不但說謊欺騙那些拜巴力的人，而且還親身到巴力廟裏去獻平安祭和燔祭呢？不用說他在神面前這樣存彎曲的心不蒙神的喜悅，只從人事這一方面說，衆民看見他們的王這樣說謊言弄詭計，後來他們不能再信他所說的話，再欽佩他的人格？一國的王這樣以身作則去說謊言行欺騙，請問百姓將來要弄到甚麼樣子？「上有奸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耶戶所作的這件事無異乎教導鼓勵以色列人去說謊言行欺騙。殺盡了拜巴力的人，卻使全國的人陷在說謊行欺的大罪中，耶戶的罪還可寬恕麼？何況他這樣說謊言弄詭詐還是神所不喜悅的呢。一個人說慣了謊言弄慣了詭詐，他的心已經變壞，無論對甚麼人也不能再有忠信誠實，就是對神也是如此。耶戶就是這樣。他欺騙了衆民以後，未曾認罪悔改，不久又去欺騙那些拜巴力的人，欺騙了那些拜巴力的人以後未曾認罪悔改，不久又欺騙了神去敬拜金牛犢。一般人看見他拜金牛犢纔說他犯了罪，有智慧的人卻在他殺了亞哈的衆子和他殺巴力的衆先知的時候就看見他犯罪了。一般人只着

見他遵行神的命令殺了亞哈的衆子，又爲耶和華大發熱心除滅一切拜巴力的人，便忽略了他所說的謊言所用的詭計，有智慧的人卻看見他作好事的時候所存的那種惡念，所用的那種不正當的方法。他作的雖然是好事，只因他存心邪僻，便已經種下他將來離棄神的種子了。有一日他去敬拜金牛犢，又豈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

神要我們在事奉他的時候不只有好目的，也要有好方法，不只目的要光明正大，方法也要光明正大。我們總不可用好的方法達成一種不好的目的，也不可用不好的方法達成一種好的目的。「擇目的不擇方法」是魔鬼欺騙人的話語，我們絕對不可接受。要事奉神幫助人，只能用正直誠實光明坦白的態度方法作去，不可加上一點彎曲虛偽詭詐謊言。我們的心本是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的東西，時刻防範牠，約束牠，還會出許多危險，若再放任牠，隨從牠，那種結果還堪設想麼？

可嘆今日的世界充滿了欺騙，詭詐，謊言，虛偽。沒有一塊地方沒有一個角落是乾淨清潔的。小人物說小說，大人物說大謊，作小事的人弄小詭詐，作大事的人弄大詭詐。人們不但不以說謊言弄詭詐爲罪惡，反倒看這樣作法爲明達爲智慧。人人崇尙詐術，處處歡迎謊言。人們認爲若要希望亨通利達得名獲利不弄詭詐說謊言決不會達到目的。甚至以爲不說謊言不弄詭詐根本在今日世界上就不能生存，就不能立足。這種思想深深的進入大多數人的腦海中，因此他們便爭先恐後的學習怎樣說謊言用詐術。這樣一來，世上的謊言與詐術便花樣頻翻日新月異了。在這樣的景況中，基督徒應當怎樣潔淨自己，遠離一切的詭詐，棄絕一切的謊言，作誠實無偽的人，好在這充滿詭詐的世界中見證神的信實。誰料到他們竟與世人走了一樣的道嗎？不止一般信徒不以說謊言弄詭詐爲可恥可憎的事，就連許多教會的領袖和爲神作工的人們也不比別人更誠實多少。那些根本未曾得救未曾信主不過爲吃飯而傳道的人們不用說了，就連許多真蒙神所選召所差遣的工人又何嘗不是走了耶

戶所走的道路呢？他們起初也真是竭力要遵行神的命令，爲神的工作大發熱心，但他們在爲神作工的時候卻用了一些謊言和詐術。他們以爲用謊言和詐術去損人利己是不合理的，但用謊言和詐術去爲神作工去救人總沒有甚麼不可了。他們以爲不說謊言就得了許多人，說謊言就能得許多人；不用詐術，教會就不容易發達，甚至也許不能存在；用詐術，教會不止能發達保全，而且還能發達興旺。在這種景況中他們便蹈了耶戶的覆轍，只顧了要成就一種工作，却玷污了自己的良心，去說謊言行詭詐。結果也許成就了一些事工，但自己却陷在罪中。他們因爲看見了工作的果效，不但不以他們所說的謊言所弄的詭詐爲罪惡，反倒以爲那是很好的方法。這樣一來，他們以後更放心大膽的去說謊言弄詭詐。最先是藉着謊言和詭詐去成就神的工，漸漸便進而藉着謊言和詭詐去成就自己的私圖。最先用的方法雖然不好，目的卻還是好的，及至因爲說謊言弄詭詐把自己的良心玷污變壞以後，便連目的帶方法一齊都壞了下來。一到這個地步便深深的陷入罪中再不能拔足了。凡用詭詐和謊言並一切不正直的方法去事奉神的人，若不是及早悔改轉回，結局沒有一個人不落到這種可憐的地步。

看見了這種危險，我們就當立定心志，無論在甚麼地方，作甚麼事情，絕對不可說謊言弄詭詐，絕對不可用虛僞待人，絕對不可欺騙人。寧可使我們的工作失敗，決不讓我們的良心被玷污；寧可看着我們的禮拜堂關了門，決不容我們的舌頭說一句謊言。我們固然應當殷勤忠誠，盡心竭力去作我們所當作的工，但我們卻不可將一點彎曲詭詐的方法夾雜在神的工作裏面。因爲這樣作去，不但要毀壞了神的工作，而且要毀滅了自己。正如經上所宣佈的咒詛說：「說謊言的你必滅絕；好流人血弄詭詐的都爲耶和華所憎惡。」（詩五篇六節）「人人向鄰舍說謊；他們說話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凡油滑的嘴唇，和誇大的舌頭，耶和華必要剪除。」（詩十二篇二三節）因爲「說謊言的嘴爲耶和華所憎惡；行事誠實的爲他所喜悅。」（箴十二章二十二節）

說起來真令人嘆息！愚拙人沒有很多的用處，成不了甚麼大事。但聰明人最容易流於詭詐，狡猾，最容易說謊言弄詐術。一個聰明人如果能做正直誠實，絲毫不說謊言，不弄詭詐，存清潔的良心，走光明的大道，本着神的方法去作神的工，他所成就的工要有多麼大呢！反過來說，聰明人若不誠實正直，他的結果一定比愚拙的人更悲慘更可憐。

聰明的人們哪，你們不能早些覺悟麼？

一九四四，九，一四。

神的學校裏沒有速成科

世上的學校有時設立速成科，比如說正科四年畢業，速成科二年便可以畢業。速成科裏面的課程比正科簡單，但速成科的畢業生所有的學識，卻比不上正科的畢業生。有的學生嫌正科的課程太多，肄業的時期太長，便可以入速成科。神的學校裏卻不設立速成科。他所召選所要使用的人，必須把他們應當學習的課程一樣一樣的都學習完畢。他們必須學好了等候神，倚靠神，敬畏神，順服神；必須學好了聖潔，誠實，清廉，公義，謙卑，忍耐，恒心，忠勇；必須學好了饒恕人，體恤人，顧念人，包容人。但這些課程都需要經過長期苦難的訓練纔可以學好。許多聖徒雖然希望被神使用作貴重的器皿，但他們卻不肯按部就班的去學這些課程。他們想入一種速成科，想只學習一部分課程，想少受一些時期的訓練。殊不知神的學校裏沒有速成科。他所規定的課程中有一樣沒有學好便不能畢業。如果我們能按着神所規定的時期把那些課程都學習成功，我們就早些畢業；如果我們不殷勤去學，我們便晚些畢業；如果我們始終學習不好，便總不能畢業。想走一條近路，想省一些力量，想少學幾樣課程，想提前一些日子畢業，都是辦不到的。因為神的學校裏並沒有速成科。

不是奴僕乃是兒子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爸。」——羅八章十五節

「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着兒子的名分。你們既為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的心，呼叫阿爸爸。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奴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就靠着神為後嗣。」——加四章四至七節

這兩段經文使我們信主的人得着多麼大的鼓勵安慰與喜樂！我們因信基督成了神的兒子。天上地上還有甚麼地位比這種地位更高，還有甚麼權利比這種權利更大，還有甚麼福分比這種福分更美！有時候我們看見一個偉人的兒子，一個大政治家，一個大英雄，一個大財主的兒子，我們便不能自禁的羨慕他們的地位身分幸福和尊榮。我們設想如果我們能站在他們的地位該當多麼快樂，多麼榮幸。但當我們深深明白了神的應許的時候，我們不但不羨慕他們的地位，反覺得他們應當羨慕我們的地位。因為他們不過是一個有地位有尊榮有財產的人的兒子，我們卻是那位住在高天執掌萬有全知全能全在的神的兒子。我們的父親比世上最尊貴的人更尊貴，比世上最富足的人更富足，比世上最有權柄的人的權柄更大。他不但管理全地，而且管理諸天。如果我們十分清楚的知道而且常常記得我們是這位神的兒子，我們真不能不欣喜欲狂了。

我們是神的兒子，神家中一切的福分都是為我們豫備的，我們可以隨時自由的去領受。但同時我們的責任也是非常重大，因為我們的父吩咐我們去遵行他的旨意，作成他的工，去榮耀他的名，去服事那些在我們旁邊的人。如果我們這樣好好的

去作，他便喜悅我們，賜福與我們，更多使用我們；但如果我們不好好的去作這些本分，他便要爲愛我們的緣故責打我們，懲治我們，使我們受痛苦，使我們遭損失。如果我們受了他的管教仍不悔悟，他爲愛我們的緣故，便不得不用更嚴重的方法對付我們，懲治我們；有時他不得已甚至使那悖逆強項的孩子離開世界，那便是聖經中所說的「至於死的罪。」（約壹五章十六、十七節。）但無論是賜福，是懲治，都是出於父親的慈愛和憐恤。正如經上說，「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因爲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管教原是衆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來十二章五至八節）

有幾個信主的人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是神的兒子呢？有幾個信主的人能使別人清清楚楚的看出來他們是神的兒子呢？許多信徒是那樣的在神面前滿心懼怕，戰戰兢兢，惟恐自己因爲守不全律法便不能得救，惟恐自己因爲行爲不好便不能見神，惟恐自己因爲犯了一點罪便失去永生，惟恐自己因爲作錯了一點事便永遠被神棄絕。許多信徒是那樣的終日短嘆長吁，愁眉不展，惟恐自己將來走到了絕路，惟恐自己的衣食住問題無法解決，以致遭遇凍餓，惟恐自己所擔的擔子把自己壓死，惟恐種種的危險禍患臨到身上無法逃脫，惟恐仇敵加害於自己以致遭了他們的毒手。他們每日心中都充滿了千愁萬慮，他們時刻肩頭上都擔着幾百斤的重擔。聽他們口中所說的話語，看他們面上所有的表情，真令人信不及他們是神的兒子。他們不僅像無父的孤兒，他們甚至像路旁的乞丐。他們不像在天父家中，他們正像在西乃山下。他們不像兒子，他們只像奴僕。他們沒有喜樂自由，他們所有的只是愁苦懼怕。這些人不是不真信主的人，其中有的還是熱心愛主的人，他們盡心竭力要討神的喜悅。

他們也殷勤學習神的道，也懇切禱告，但是他們總得不着喜樂與自由。他們亟需存着信心再三的讀經上的應許——「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你們既爲兒子，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你們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見從此以後你不是奴僕，乃是兒子了。」他們亟需清楚記得他們不是奴僕，乃是兒子；如果他們不能享受兒子的自由與權利，他們不僅是自己受損失，而且是大大的對不住神，甚至可以說是對神加以一種侮慢。

教會中有許多極不合真理的教訓使許多人受了欺騙和迷惑，使許多人終日在迷途中徘徊摸索，使許多真誠信主的人受了很多無謂的痛苦和驚恐。就如有入教訓人說，信徒若不守全十條誡命就不能得救；也有人說，若不嚴守日子就不能得救；又有人說，人若不完全聖潔就不能得救；還有人說，若不加入他們的教會就不能得救；更有人說，若不聽從他們的教訓就不能得救。這些教訓都不合真理，但卻能迷惑許多追求的人。大原因就是因爲多數信徒不明白他們一信主便成爲神的兒子。他們總覺得自己不過是奴僕，只要有一件事作得不使主人滿意便會被主人辭退，被主人驅逐。一個信徒如果存了這種心思，他一定會多有懼怕和驚恐，一定容易受那些錯誤教訓的迷惑，一定容易受魔鬼的控告。但如果他清楚知道他因信耶穌便已經成爲神的兒子，他一定不再像奴僕那樣常存懼怕的心。那樣魔鬼自然沒有法子控告他，各樣靠律法靠行爲得救的道理自然也就不能迷惑他了。

自然這不是說我們知道了我們是神的兒子，便可以無拘無束任意妄爲。正是因爲我們知道我們是神的兒子，所以我們更應當竭力追求作完全人，竭力遵行神的旨意，棄絕一切的邪惡不義。不過我們這樣作並不是因爲懼怕，乃是因爲感恩。我們不是因爲怕不能得救纔遵行神的旨意，也不是因爲怕被神棄絕纔遠離一切罪惡。如果那樣想，便是存了奴僕的心。我們所以

離棄罪惡，遵行神的旨意，乃是因爲神那樣愛我們，把我們從罪惡死亡中拯救了出來，使我們作了他的兒子，又賜給我們諸般屬靈的福氣和永存的生命。他的大愛感動了我們，激勵了我們，使我們快快樂樂歡歡喜喜的去順服他，去遵行他的旨意。同是順服，出於懼怕的順服裏面沒有甚麼快樂，甚至成爲一個重擔；出於感恩的順服，裏面卻充滿了快樂，不但不是重擔，反倒成了享受。一個奴僕因爲怕被主人辭退纔聽主人的吩咐，和一個兒子因爲敬愛父親所以服從父親的命令，這二者中間有着何等大的分別。如果我們怕不能得救，怕被神棄絕，怕失去生命，因而不得不順服，不敢不順服，那便成了奴僕。但如果我們因爲被神的大愛所激勵，因而歡歡喜喜甘心樂意的去順服，那便是過着兒子的生活了。說起來真可惜，神既收我們作他的兒子，爲甚麼我們自己竟那樣自暴自棄自輕自賤去存奴僕的心思，去過奴僕的生活呢？

有些信徒有一種錯誤的觀念，就是他們以爲只有好信徒纔是神的兒子，不好的信徒便不是神的兒子。這種觀念與聖經中的教訓是不相符合的。因爲聖經上說：「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加三章廿六節）只要是真誠悔改信了基督耶穌的人就都是神的兒子。我們得作神的兒子是因着我們信基督，不是因着我們的行爲好。但我們作了神的兒子以後卻應當有好行爲，有像神所有的好行爲，這便是神的好兒子。可是神的兒子當中也有一些行爲不好的。這些不好的兒子要吃許多苦，要受許多責打，要遭許多損失，但他們是神的兒子這件事卻不能更改。我們決不可在自己的行爲好的時候便信自己是神的兒子，在自己行爲不好的時候便不信自己是神的兒子，也不可在得勝的時候便承認自己是神的兒子，在自己失敗的時候便不承認自己是神的兒子。許多信徒在這一點上弄出錯誤，所以他們的生活有時快樂，有時愁苦，有時高興，有時懊喪，有時坦然無懼，有時戰戰兢兢。他們在這種景況中總不會有完全的快樂與自由。他們度着這種可憐的生活並不是神的恩典，不教他們

用的，乃是因爲他們不清楚明白作神兒子的真理。這種人亟需有人教導他們，使他們明白他們在真心悔改信主的時候，就成了神的兒子，從那時候他們便永遠是神的兒子。作好兒子便得福，作壞兒子便吃苦，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是神的兒子。

我有一個兒子。他是我生的，所以無論到甚麼時候，到甚麼地步，他總是我的兒子。當他作好人的時候，他是我的好兒子，如果他作了壞人，他便是一個壞兒子。但無論如何，他是我的兒子。這件事實卻永遠不能更改。我們作神的兒子也是這樣。除非我們起初未曾真實悔改信主。如果我們起初確實悔改信了主，我們便永遠是神的兒子了。雖然日報上常有人登廣告聲明他的兒子不受教訓，屢戒不悛，所以和這逆子脫離父子的關係，以後無論他的兒子在外面作甚麼壞事，惹甚麼禍患，他一概不負任何責任。這不過是因爲他怕他的兒子惹禍連累他，所以登這一段啓事。其實父子的關係無論如何是沒有法子脫離的。縱使他登一百次啓事，他的兒子仍然是他的兒子。我們作神的兒子也就是這種情形。我們只怕起初就未曾作神的兒子，如果我們作了神的兒子，我們便永遠是神的兒子了。我們不必再怕作不了神的好兒子。我們總不可存着奴僕的心事奉神，我們要存着兒子的心去事奉他。如果我們常存奴僕所存的心去事奉神，不用說我們痛苦，就連神也要感受極大的痛苦。請想如果我的兒子常怕我像一個奴僕怕他的主人一樣，我心中將要如何痛苦呢？那樣我們在神面前若常存懼怕的心不也是照樣使神難過麼？

我們不能享受兒子的快樂與自由，不但使自己受損失，使神受痛苦，並且還要使別人受虧損。因爲別人看我們這些作神的兒子們的人也是這樣愁苦懼怕，戰兢惶恐，他們一定不會羨慕作神的兒子，也不會歸榮耀與神。他們想：信主的人的人生也不過是如此，信主的人也並不比我們更快樂更有福，我們又何必多此一舉呢？這樣，我們這種沒有快樂與自由的生活，真是作

了別人的絆脚石，我們的罪該有多大呢。如果我們不作神的好兒子，卻作不好的兒子，不但攔阻人信主，甚至使人因此毀謗神，辱罵神，那樣我們的罪自然也就更大了。因此我們爲自己的緣故，爲神的緣故，爲別人的緣故，都當享受神的好兒子的快樂與自由，更當竭力追求作神的好兒子，作神順命的兒子，作神聖潔的兒子，作神無瑕無疵的兒子。

一九四四，一〇，五。

爲主得人的人生 (譯)

我們要爲基督得人，必須在他們面前像基督一樣，在我們自己裏面把基督彰顯出來，使他們可以被吸引來到基督面前。因着他們在我們裏面所看見的基督，引起他們的羨慕和敬愛來。有一種美麗良善像基督的人生是引人歸向基督最有效的方法中的一個。一個傳道的人的生活必須與他所講的道一致，他所說的話方能在人身上有能力。在生活中沒有愛心而去講道，不過是喋喋取厭而已。但如果有真誠懇摯像基督所有的那種愛，就是最淺近最謙卑的話語也要成爲最有能力的。

無字的聖經 (譯)

世人不讀聖經，也不到禮拜堂中聽講道的人講道。他們只有藉着那些承認基督代表基督的人而認識基督。如果一切基督徒都有真實敬虔的生活——聖潔美麗，與世界分別出來在事，工娛樂和一切的事都對基督忠誠——那樣教會所發出來的那種救人的能力簡直是我們無法估計的。我們一想到那些自稱爲基督徒的人，因爲言行不能一致，以致使許多人拒絕基督，真使我們痛心到極點。我們對於我們的人生所發生的影響，都必須負責任。我們的生活應當成爲每一個人能念誦的一部聖經。

宋尙節先生去世了

宋尙節先生於本年八月十八日早晨在北京西郊寓所離世安息了。他是今日國內我所愛重的幾個爲神作工的人當中的一個。他有他的缺點，但他實在是近十幾年來神所特別興起特別使用的一個人。他的去世實在是他自己極大的幸福，因爲他已經有三四年之久忍受疾病的痛苦，輾轉牀榻，苦不可言。但他的去世也是中國教會的一個大損失。

我最初認識他是在他出來作工以前。那時我們這裏的聚會還是在一位弟兄的家裏。記得他說他是從北京路過到定縣去，他那天參加我們的聚會以後，在散會的時候到前面來同我說了幾句話。我既不認識他，也沒有聽人提過他，因此並沒有十分注意，只是薄薄的有了一點印象而已。一九三二年的春季我到山東幾個地方領會，聽見一些信徒述說他對聖經所下的解釋，使我的心中對他起了很大的反感。（那時他正好在山東一些地方領過會。）因爲他講解聖經有不少地方都是穿鑿附會，有失原意，特別是他解釋聖經中人名地名的意義，絲毫不顧原文，只按漢文的字義任意講解，就如同他解釋彼拉多一個名詞說：「彼是他的意思，他拉來的人多，是證明你拉來的人少。」他又解釋「大利拉」一個名詞說：「財利大了便把人拉到魔鬼那裏去。」那時我已經聽說他是一位留過學的人，他決不會不知道聖經中的漢譯人名地名不過是譯音，怎麼竟會這樣曲解起來呢。同時我又聽說他講道的態度近乎演劇，因此我對他很有了一些不好的印象。不過因爲我不深認識他，也沒有聽他講過道，因此不能有甚麼表示。及至一二年以後我在一些地方看見他工作的果效是那樣奇妙：有許多人認罪悔改，有許多人信主得救，有許多信徒得了復興；又聽見他是那樣勇敢責備羣衆和教會的罪惡，不畏權勢，不計毀譽，在幾個地方甚至有人準備

起。他因着神的保守，他未曾遭遇他們的毒手。我又聽見他那樣大聲疾呼不顧性命的講道，我便承認他實在是神特別使用的一個人。從那個時候起我對他的印象完全轉變過來。他對聖經的解釋雖然有些不合原意的地方，那是因為神給他的恩賜是招呼罪人悔改，不是講解聖經。從那時往後我到許多地方講道都會遇見因聽他講道而悔改歸主的人。從我多認識他以後，一直到他來北京養病，那六七年間我們只見過兩次面。一次在一九三四年，那時我在泰安領會，得着內子的信說他在北京領會以後要回上海去。我便在五月四日清早到泰安車站去會他。那還是他出來作工以後我們第一次見面。在車站上談了十幾分鐘，車便開了。第二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到天津去看一位聖徒，正趕上他在天津講道。以後他來北京，我們談過兩三次話。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他離北京的時候我到車站去送行。從那時起我們就有好幾年沒有見面。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間我在上海中華神學院擔任短期講席的時候，聽人傳述說他在南洋去世。我便偕同內子到他家去（那時內子也在上海）見了他的夫人，探訊起他的消息，纔知道傳言完全不確，他有信說不久便要回到上海。十二月間我回北京來了。次年春季便聽說他在上海患病很重，內子也會去看過他。一九四〇年春夏之交他從上海來到北京住在協和醫院。我屢次去看他。以後他出院移居香山。直到他離世，四年多的長久，我們雖然見了幾次面，但並不算太多。因為香山離城內我住的地方約有四十里，他既因病不能進城，我的暇時也很短少。至於他到我的地方只有一次因事進城到我這裏住了兩天，還有一次他到天津治病回來，在我這裏住了一夜，次日便回到香山。我最後的一次看他是在今夏六月十六日，地點是在德國醫院。以後他回香山，屢次有人傳述說他的病轉得很嚴重。到八月十六日晚，我得我的同工石天民先生從香山託人帶來的一封信，告訴我說宋先生病重，如果我要看他還是早來為佳。那時我已經有十幾天之久想去看他，只是被一些事所阻擋沒有如願，八

月十七日本打算去，又因事延悞了一天。八月十八日早晨騎腳踏車上山。我是過午到的，到了那裏纔知道他正是那天早晨已經離世安息。遲到一天未得見面，真是一件憾事！當日下午入殮，大家囑我主領聚會。二十二日下葬以前開了一次聚會，大家仍囑我主領，那天到會的約有二百多人。會畢大家排隊歌詩送他的棺柩到附近山崗墜地入土。爲福音奔走十數年的神的一位僕人便睡在安歇的牀上，等候那榮耀的日子。

宋先生實在是一個極特別的人。他非常的聰明。他的缺點就是他太任性。聽他講道，看他待人，與他同處，處處能看出來他是那樣無拘無束，願意怎樣便怎樣。因着他那樣任性，不知道觸犯了多少人，使多少人對他起惡感，使多少人說他驕傲。其實他一點沒有驕傲。他沒有不好的存心，但他確是拙於處世。我聽見一些人批評他，便爲他們解釋。我覺得在這些事上應當特別幫助他。所以當他到北京協和醫院住院的時候，我就好好的規勸他。一次，我問他說：「有人告訴我說，他到你的屋子裏去見你，你驅逐他出去，你爲甚麼這樣作呢？」他回答我說：「我要祈禱，我要看聖經，我沒有暇時同他說話，所以我叫他出去。」我對他說：「你祈禱讀經不是爲幫助人麼？如今有人來向你求幫助，你倒叫他出去，這不是違反你的初衷麼？縱使你現在急需安靜祈禱讀經，實在不能同人談話，也當委婉向他說明理由，請他改日再來纔對，怎麼可以驅逐他出去呢？」他回答我說：「我不會那樣說。」我對他說：「讓我告訴你怎樣說。」他笑了，我也笑了。我又向他說：「別人給你寫信，你回信不回呢？比如說有的教會寫信請你領會，你能去或不能去，你怎樣回覆呢？」他說：「我若能去，就寫信告訴他們幾時去，若不能去，就不寫回信了。他們得不着我的信，自然知道我不能去了。何必再寫信呢？」我告訴他說：「別人既給你寫信，你無論能去不能去，都應當給人一個回答，不應當使人望眼欲穿的長久等候着。」他對我說：「沒有工夫寫那麼些信。」我說：「你沒有工夫也必須寫，你自己實在不能事

當託別人替你寫。」末後他接受了我的勸告。我又向他說，「有人請你吃飯或送你禮物，你道謝不道謝呢？」他回答說，「我謝謝主，我不謝謝人。」我當時告訴他說那是不對，謝謝主固然要緊，謝謝人也是不可缺的。我告訴他急需好好讀一讀信徒處世常識。他回答我說，「你所寫的書我都喜歡讀，就怕讀那本信徒處世常識。」我說，「你最需要學習如何處世。你雖然怕讀，也必須讀，我要強迫你讀這本書。我下次來看你，就爲你帶一本來。你必須應許我好好用心去讀。」他向我作出小孩子的笑臉來，表示我是在難爲他。我們兩個人笑了好久。最後他點頭應許了。第二次我來看他便給他帶了一本來。他也履行了他的應許。雖然我沒有再問他有沒有好好的用心讀這本書，但事實告訴我說他確是好好的讀過。因爲第二年我到香山去看他的時候，他已經會見人鞠躬行禮，會出來迎接人，會起立讓坐，會向人道謝，當客人告辭的時候還會送到大門外，向人說再見。這些都是他向來不作也不會作的。他一見着我就操着那福建音的國語笑着說「處世常識。」意思是說「我已經學了處世常識。」這句話他對我說了好多次。看他那種樣子完全像一個幾歲的孩子，天真爛漫，毫無矯飾。有些人因爲他待人那樣輕慢，那樣沒有禮貌，便以爲他是驕傲。其實他真是一點也不驕傲，他只是太任性太拙於處世而已。任性固然是他的大缺點，但他卻有一些最大的長處，其中的第一樣就是他誠實正直，毫無虛偽。他不會同人鉤心鬪角，他尤其不會作僞欺人。他心裏怎樣看，口裏就怎樣說。他裏面有甚麼，外面就發出甚麼來，他決不敷衍人，也不瞻徇情面。他傷人就在這裏，他得人也在這裏。我最愛重他的原因也是在這裏。

我知道的一些爲神作工的人當中有才幹的人也有，有熱心的人也有，有恩賜的人也有，但要找裏外一樣，心口如一，絲毫沒有虛僞的人卻是寥寥可數。虛僞好像是我國人的特長。連熱心爲神作工的人也不在例外。許多爲神作工的人談吐文雅，手

體靈活，與人交際的時候彬彬有禮，和善可親。當你乍一見到他們的時候，真令你對他們發生無限的敬愛。但及至你與他們共處的日子一長，你便看出來他們的那種虛偽詭詐，那種矯揉造作，真令人疾首痛心。看他們外面的表示，聽他們的口中所講的，真令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是主耶穌的好門徒，但一觀察他們那種虛偽詭詐的言行，又不能不令我們承認他們是撒旦的黨羽。許多為神作工的人在人面前是一種人，在人背後另是一種人；在講台上是一種人，在家庭裏另是一種人；在生人面前是

一種人，在熟人面前另是一種人。當你看見他們的時候，縱使他們的臉上沒有帶着一副假面具，最少也是塗着一些化妝品。若要尋找一個毫無矯飾毫無虛偽百分之百的本來面目的人實在不容易多見。宋先生便是這種少見的人當中的一個。他在人面前，在人背後，在講台上，在家庭裏，在生人面前，在熟人面前，完全是一樣。他的短處容易被看見也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其他為神作工的人當中的短處比他的短處嚴重幾倍幾十倍，但別人卻看不見，因為那些人會掩飾，會遮蓋。他卻是有甚麼就顯露出甚麼來。許多人為這個批評他，我卻為這個愛他。我不是愛他的短處，我所愛的乃是他的真誠，當然那些短處是不好的，也是應當改正的。

有一件最可惜的事，就是有些工人在初蒙召初為神作工的時候，心是非常熱，年紀也很輕，很有一種真誠正直的生活。及至作工的年日一久，經驗豐富了，閱歷加深了，正直的心不知道在甚麼時候竟漸漸變為彎曲，誠實的人不知道在甚麼時候竟變為圓滑。年老的時候並不是「老成持重」，乃是一「老奸巨猾」。我看見很多的人都是這樣的變化了。我也常常特別提醒警戒我自己，怕自己不知不覺的走到這種地步。宋先生去世的時候是四十三歲，也算到了中年。他作的工不算小，去的地方不算少，接觸的人也不算不多，受的打擊也不算不重。如果他學會了圓滑彎曲，也是很不足為奇的事。但他到離世始終是那樣真誠

正直，真是一件不易得的事。

宋先生還有一樣最大的長處，便是他的勇敢。他具有古代先知們的勇敢。他是一個向罪惡進攻的勇士。他毫不畏懼的責備社會中的罪惡和教會中的罪惡。他毫不顧慮到別人的攻擊和反對。他似乎忘記了自己的名譽和安全。若不是神保守他，他不只多次會被人打傷，就是遭人的毒手喪了性命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常想：今日社會和教會中的罪惡那樣蕃衍發展，世界到處都被魔鬼的勢力支配着，非有如同古代那些像烈火一般的先知出來大聲疾呼不可。不計毀譽，不顧性命，不循情面，不瞻顧後，不畏首畏尾，拚着性命向罪惡和撒旦進攻。這種人是現今世界和教會所急需的人，但這種人也是今日最不可多得的人。宋先生是這樣的一個人，但他現在去世了，如何能不令人悲傷呢！

宋先生特別的恩賜和使命是責備罪惡，勸人悔改，傳揚耶穌救恩的福音，領人得救。他作這種工作實在是別人望塵莫及的。講解聖經卻不是他的特長，他也沒有治理教會的恩賜。他不大會認識人。他缺乏社會中的常識。他容易受人激動，也容易被人欺騙。叫他去治理一個教會，領導一個團體，是不容易收良好效果的。有些人因為聽他講道得了救，得了復興，又看見神那樣大大使用他，便以為他甚麼都知道，甚麼都能作，便叫他去作他所不能作的，那實在是一種錯誤。這也實在是今日教會中一個很普通的錯誤，只要有一個人能講道感動人，別人便請他解答一切的問題，無論遇見甚麼事都求他的指教，而且都照着他所指教的去行，就好像一個人一被神所使用就成了神一樣。這種錯誤若不徹底改正，不但不是教會的益處，也不是神的僕人們的益處。

從宋先生被神興起被神使用以後，我們看見一件令人哭不得笑不得的事，就是有些人沒有宋先生的恩賜和熱誠，更沒

有他所得的呼召和使命，只因爲他得到許多人的歡迎和擁戴，便也東施效顰般的學起宋先生來。他們學他的喊，學他的跳，學他責備人的罪，學他講道的表情，學他解經，有人甚至學他那樣不顧禮貌，不和人說話。沒有他裏面所有的真實的好東西，只學得他的一些外表，結果弄得畫虎類犬，貽笑大方。他們自己還以爲自己是第二個宋尙節，第三個宋尙節，第四第五個宋尙節。旁觀的人已經捧了腹，已經噴了飯，當事的人還覺得興高采烈，得意洋洋。這種情形真不能不令人笑了以後繼之以哭了。

宋先生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他的真誠。因爲他真誠，所以他能被神所大用。因爲他真誠，所以他能受人的愛敬。因爲他真誠，所以他的一些缺點也能被抵消。他講道出於真誠，他作人出於真誠，就是他在講台上跳喊表演，也無一不是出於真誠。那些學他的人既沒有他裏面所有的那種恨罪愛人的心，又沒有他所有的那種熱誠和能力，只是在外面學了一些皮毛，那豈不是怕自己不毀虛偽的，再多加上一些虛偽，又焉能不弄得畫虎類犬呢。

我每逢讀到舊約中那些先知書，便不能不欽佩景仰那些先知的勇敢忠心和他們那種嫉惡如仇的態度。看到以色列與猶大兩國的人民是那樣的悖逆神，行強暴，虛偽，詭詐，自私，淫邪，一切的生活與神的律法都是背道而馳，便覺得那個時代真是需要這樣的一些先知。同時我再看到今日中國社會的情形，並今日中國教會的情形，與當日以色列和猶大兩國的情形正是無獨有偶，形影畢肖，便覺得今日的世界和今日的教會也需要像古代的先知那樣勇敢忠心，嫉惡如仇，不畏縮，不循情，放膽責備罪惡，把名利性命一概置之度外的先知。起來大聲疾呼，使這些悖道的人們回轉歸向神。今日中國教會中的傳道人，有學識的，尙能找到幾個，有恩賜的，尙能找到幾個，有敬虔的生活的，也能找到幾個，惟獨勇敢忠心，嫉惡如仇，不畏縮，不循情，把名利性命一概置之度外，去放膽責備羣衆的罪惡，不怕受衆人的反對攻擊的傳道人，簡直是寥若晨星。宋先生是這樣的一位，然而他又

離了世界，再找像他這樣的人還可以找到幾個呢？宋先生去世安息了，但神的工作決沒有停息。他在今日仍是召選他看為會用的人，仍是造就豫備那些甘心把自己奉獻給他的人，他的能力仍是要大大的臨到那些忠誠勇敢為他作工的人。他先發出一個呼聲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賽六章八節）。然後他要對他所差遣的人說：「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要去；我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耶一章七、八節）。所以，你當束腰，起來將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話告訴他們。不要因他們驚惶，免得我使你在他們面前驚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的衆民反對。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耶一章十七至十九節）。

世界的罪惡一日比一日增加，教會的腐敗也一日比一日更甚，願意答應神的呼召作今日的先知的人，請回答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一九四四，九，一五。

路上的燈（譯）

神的言語照亮我們的道路，乃是我們腳前的燈，並不是普照全世的日光。神並不是要藉着他的話照亮我們面前很遠的旅程，但在幽暗的深夜中，他總會叫我們看清楚前面的一步；我們走了這一步以後，再拿着這盞燈向前行走，他便再指示我們當走的一步，就這樣一步一步的引導我們，一直引領到那完全的光輝中。神像備這盞燈就是為要一步一步的引領我們的前路。如果我們願意神導引我們，我們便需要學好那忍耐的課程。神並不領我們快快的走。有時我們要等候他，必須走得很慢。他只是在我們走一步再領我們一步，如果我們不等候他，我們必定走入黑暗裏面。但如果我們等候他，這盞燈便總是照亮我們前面所當走的一步。

打掉了水杯保全了性命

元太祖在世的時候，有一天同着許多人出到郊野去打獵。天將晚的時候，他們都往回走。他吩咐跟隨他的人們先走，他自已卻循着一條山谷中的狹路走去。他的腕上架着他心愛的一隻獵鷹，這時候他放牠任意飛起，讓牠自己覓路回家。因為天氣炎熱，他感覺到非常乾渴。他記得從前在這裏看見過一處清泉。他希望能找到牠。但炎熱的夏日使溪流中的水都乾涸了。最後他發現一點水順着一個大石頭的邊上滴下來。他知道不遠必有一個水泉。他從馬上跳下來，從他的獵囊中取出一個小銀杯來，拿着牠去接那石頭旁邊所滴下來的水。用了很長的時間，纔接滿了一杯；因為那水是一滴一滴的滴下來的。當他接滿了杯，將杯舉到唇邊就要張口去喝的時候，忽然有一個聲音發現在空中，他手中的杯立時被打落，杯中的水也都傾撒在地上。太祖舉目去看是誰作了這件事。他看見正是他所愛的那隻鷹。這隻鷹往返飛了幾次，便落在山旁的大石上了。太祖拾起杯子，跑去接那滴下的水。這次他沒有等得很久，當這杯半滿的時候他便舉起去喝。但杯子還沒到嘴邊，鷹又忽然飛來，把杯從他的手中打掉。太祖這時沖沖大怒。他第三次接了水，又被鷹把杯子打落。太祖這時忿怒到極點。他第四次將杯子接滿了水，舉杯去喝。以前，先把佩刀抽了出來，對鷹喊着說：「再來，我砍死你。」話還沒有說完，鷹又落下來把杯從他的手中打掉。太祖這時已經準備了，當鷹將要飛起來的時候，他便手起刀落，一下把鷹砍死。這可憐的鷹便浴着血死在牠主人的脚前了。太祖舉目尋找他的杯，看見牠落在兩塊大石頭中間，那個地方是他搆不到的。他心裏說：「無論如何，我要到那泉旁去喝些水。」於是他便攀緣着陡立的山石上去，想要到那水泉旁邊。那是一件艱苦的事。他越上得高，越覺得乾渴。最後他畢竟到了那個地方。那裏果然有

一個水池。但水中卻有一條極大極有毒的死蛇浸在裏面，差不多佔了那整個水池。太祖看得呆了。他忘了他的乾渴。他想到了那臥在下面的死鷹。他喊着說：「鷹救了我的命，我怎樣報答了他呢？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卻殺了他。」他從岩石上下來，牠拿起來那隻死鷹，把牠放在獵囊裏面。他上了馬快快的奔回他所住的地方。

上文所記的一個故事是前些日子我讀一本故事書的時候讀到的，讀過以後便得了寶貴的教訓。那條有毒的死蛇浸在水池裏面，水裏當然滿了死蛇的毒，如果元太祖喝了這池子裏流出來的水，勢必中毒而死。只因為他站在池子下面的石旁，看不見水池中的死蛇，所以他不知道水裏已經有了毒。但那隻鷹卻翱翔在高處，牠極清楚的看見了那池中的毒蛇。牠知道水中已經有了毒。牠爲救護牠主人的性命，便不得不打掉他主人手中的銀杯。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打掉他主人的銀杯。可惜他主人始終不明白牠的善意，反倒恨牠怨牠，用刀殺死了牠。牠對得起牠的主人，牠的主人卻對不起他。元太祖何幸而有這隻鷹。這隻鷹何不幸而遇到元太祖。

我們不是常常遭遇元太祖所遭遇的麼？許多時候我們辛辛苦苦的經營了一些事業，或爲自己積蓄了一些財產，博得了一些榮譽，我們想藉着這些消除自己的乾渴，滿足自己的慾望。不料我們正在舉杯欲飲的時候，神竟打掉了我們手中的杯，使我們所經營的事業，所積蓄的財產，所博得的榮譽，都一敗塗地，無法收拾。我們不甘心受這種損失。我們再起來去努力經營，費了許多時日和力量，在將要成功的時候，神又打掉了我們手中的杯，使我們再遭一次的損失。我們再去努力經營，我們再遭一次的打擊，以致我們忍無可忍，便向神發出怨言來，有時我們甚至大大向神發怒，完全悖棄了神。我們以爲神太殘酷，太兇暴，太缺乏愛心，太不體恤我們。那裏知道神毀壞了我們所追求所經營所愛慕的那些好東西，正是愛我們正是保全了我們呢？

我們以爲我們所經營的事業，所積蓄的財產，所博得的榮譽，是與我們有益的神，卻看見了那些東西裏面所蘊蓄的劇毒。他知道如果我們把那些喝到口中，我們將要遭遇不能挽救的禍害，所以他便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掉我們的杯，毀壞我們所經營所獲得的。也許我們要說，「神看這些好東西裏面有劇毒能害我們，我們怎麼一點也看不出來呢？」那就是因爲我們站在低處，神卻坐在高處的緣故。那條毒蛇明明是在那個水池子裏，怎麼鷹看得見，元太祖卻看不見呢？豈不是因爲元太祖站在低處，鷹卻是翱翔在高處麼？因爲元太祖站在低處，所以他只看見近處山石隙裏滴下的幾滴清水，卻看不見遠處水池裏的毒蛇。那隻鷹因爲飛在高處，所以牠不但看見石隙裏滴下的清水，牠也看見了池子裏的毒蛇。飛得越高，看得越遠。站在山谷裏的元太祖所看見的，那能比得上那隻翱翔在空中的鷹呢。我們看不見神所看見的也是這個緣故。因爲我們站在像山谷那樣低的地方，所以我們所見的都是極近極小。我們以爲我們的事業成功了，是我們的益處，以爲我們所積蓄的財產保守得住，可以供我們的享受，以爲我們得着我們所希冀的榮譽，可以使我們心滿意足。神卻清清楚楚的看見，如果我們這些目的都達到了，我們便會離棄神，便會陷在許多的罪惡和危險中。他看見了我們所追求所愛慕的那些好東西裏面都蘊蓄着致人死命的劇毒。他不忍袖手旁觀，看着我們受害。他爲愛我們的緣故，便在我們正要舉杯暢飲的時候，藉着某種事物忽然打掉我們手中的杯，使我們所經營所愛慕的都傾撒在地上，都毀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使我們感到無限的驚奇，無限的失望。我們心裏想，「神既是愛我們，爲甚麼竟待我們這樣殘酷？」我們忍耐着拾起我們的杯子來，再去經營，再去勞力，眼看着又要成功的時候，他又打掉了我們手中的杯子。許多時候我們所遭遇的打擊痛苦禍患失望，竟是接二連三的臨到，這真使我們不能不發怨言，不講不怪責神太殘酷。但神卻不因我們誤會他便隨我們的意，任我們的性，使我們達到我們的目的。他總是繼續着阻撓我們，破壞

我們。縱使我們因此誤會他，向他發怨言，甚至與他為敵，他都不介意。他絕不因爲我們不了解他，便甘心看着我們受害。他愛我們，便愛我們到底。有一天我們看見了他所看見的，我們纔悔恨我們自己的無知，纔悔恨自己當日不該誤會神，纔悔恨不該那樣以怨報德，纔覺得我們太對不住神。但我們已經因爲誤會神，白受了許多的痛苦，甚至因此犯了許多罪。我們是何等糊塗啊！

我們能不能早些看見神所看見的呢？若是升到高處，便能看見我們在低處所看不見的。若是我們能升到神所在的地方，便能完全看見神所看見的了。神原來就是要我們升到高處，升到屬天的地方。「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弗二章六節）天上這個名詞原文是屬天的地方。如果我們升到高處，像神所在的地方那樣高，我們便能看見神所看見的一切了。我們能看見近處所有的事物，也能看見遠處所有的事物。我們不但看見近處的利益，我們也看見遠處的危險。我們不但看見近處享受，我們也看見遠處的禍害。我們若站在這個高地方，便不會像元太祖喝那有毒的泉水，也不需要神打掉我們手中的杯子了。只因爲我們不能站在高處，所以神必須來打掉我們手中的杯子，使我們遭過損失和痛苦。但他這樣待我們，正是出於他的大愛，不然我們真不知要受害到甚麼地步了。

一九四四，一〇，一一。

我們在殿中的地位

（譯）

那位偉大的工程師對他所要建造的殿已經有了通盤的計畫，我們現今就是他石坑裏的石頭。每一個人在他的計畫中，都佔着一個一定的地位。神知道他要你作甚麼，要你站在多麼大或多麼小的地位。我們必須完全順服，容神在我們身上用他的錘和鑿，並施行他的計畫，好使我們配被神放在他要我們的地位。當神藉着失望和愁苦來擊斃我們的時候，我們千萬不可退避，不然我們便不合用而被拋棄在一旁了。

幸有他在船上

「走的日子多了，已經過了禁食的節期，行船又危險，保羅就勸衆人說，衆位，我看這次行船不但貨物和船要受傷損，大遭破壞，連我們的性命也難保。但百夫長信從掌船的和船主，不信從保羅所說的。且因在這海口過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說，不如開船離開這地方，或者能到非尼基過冬；非尼基是革哩底的一個海口，一面朝東北，一面朝東南。這時微微起了南風，他們以為得意，就起了錨，貼近革哩底行去。不多幾時，狂風從島上撲下來，那風名叫友拉革羅。船被風抓住，敵不住風，我們就任風而去。貼着一個小鳥的背風岸奔行，那鳥名叫高大，在那裏僅僅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來，就用纜索捆綁船底；又恐怕在賽耳底沙灘上擱了淺，就落下蓬來，任風飄去。我們被風浪逼得甚急，第二天衆人就把貨物拋在海裏；到第三天，他們又親手把船上的器具拋棄了。太陽和星辰多日不顯露，又有狂風大浪催逼，我們得救的指望就都絕了。衆人多日沒有吃甚麼，保羅就出來站在他們中間說，衆位，你們本該聽我的話，不離開革哩底，免得遭這樣的傷損破壞。現在我還勸你們放心：你們的性命一個也不失喪，惟獨失喪這船。因我所屬所事奉的神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說，保羅，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並且與你同船的人，神都賜給你了。所以衆位可以放心：我信神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只是我們必要撞在一個島上。」——徒二十七章九至二十六節。

生鏽在海面上每日與風浪波濤周旋的舟子與一個素無航海經驗也許平生還未曾航過海的保羅相比，誰更多明白航行的事，風浪的事？這還需要討論麼？百夫長信從掌船的和船主，不信從保羅所說的，那是自然的理。我們中間任何人在那個艱

上也不憐不和百夫長表同情。要治療疾病不去請教醫士而去請教律師，要建築房屋不去和工程師討論而去和農夫討論，這是天下絕沒有的事。百夫長不是一個啾啾學語的小孩子，焉能去作任何人所不肯去作的那種糊塗事呢？不料到了後來纔知道那久慣駛船航海的掌船的和船主所說的話竟使全船的人都陷入極大的危險，雖然未曾喪了性命，但飽嘗了驚懼痛苦，並且損失了一切所有的財物，每一個人僅僅的得了一條活命。到這時候他們纔悔恨當初不該不聽保羅的勸導。

這不是奇怪的事麼？久慣駛船航海的舟子，對於海面的事有着極豐富的知識和經驗，竟看不出來這次行船所要遭遇的危險，那對於航海的事一點都不明瞭的保羅怎麼竟會看得出來呢？不，那並不是保羅看得出來，乃是那位知道萬事的神指示保羅的。不過這次保羅所得的指示並不是神明瞭的指示，乃是保羅因着與神同行，忠心事奉神，在靈中自然而然的感覺到未來要遇見的事。注意他對衆人所說的話並不是說，「衆位，神指示我這次行船不但貨物和船要受傷損，大遭破壞，連我們的性命也難保。」乃是說，「衆位，我看這次行船不但貨物和船要受傷損，大遭破壞，連我們的性命也難保。」他沒有說神指示他，乃是說他看出來，但他竟看得一點也不差。他們後來所遭遇的竟是和保羅所看出來的完全相同。富有航海的知識和經驗的舟子所看不出來的事，與神同行的人竟能看得出來，神的忠僕真是世界的寶貝啊。假使當時百夫長和全船的人都聽從保羅的話，留在佳澳，等到過了冬再走，他們豈不是可以完全逃脫了這一次極大的驚恐和損失麼？可惜他們聽從掌船的和船主的話，卻不聽從保羅的話，結果便受了那樣大的損失。神本來要救保羅並藉着保羅拯救全船的人脫離這次的驚恐和損失，那些人卻拒絕了神的恩典，以致投到禍患裏面，怎麼能不令人嘆息啊！

豈但保羅那次行船的情形是這樣呢？凡忠誠事奉神與神同行的人，無論走到那裏都常有這種情形。神要藉着他們拯救

他們週圍的人脫離要來的災禍。神藉着他們的口對衆人發出警告。無奈大多數的人都像當日的百夫長和船上的人那樣拒絕這樣的勸告。如果有幾個有知識有經驗的人再說出一些話來與那些與神同行的人所說的不同，一般人更不肯聽那些與神同行的人所說的話了。殊不知世上常有許多出人意料之外的事。無論怎樣有知識有經驗的人，不但遇見的時候要驚惶失措，無法應付，甚至在事情臨到以前，看不出來一點朕兆。但那些與神同行的人卻在靈中感覺到要臨到的事。這些與神同行的人程度也許不高，知識也許不豐富，但他們因為與神同行便能知道許多世上有知識的人所不知道的事，遠超過那些有知識有經驗的人，像當日保羅在那隻船上一樣。知識和經驗都是好東西，都有相當的功用，但知識有時窮盡，經驗也有時完全用不上一點，惟獨與神同行的人卻常蒙神的保守，得着神的引領和指示。世界上缺少有知識的人不太要緊，缺少有經驗的人也不太要緊，但缺少了與神同行的人便是世上最大的不幸了。如果世上有與神同行的人卻不被人尊敬，不被人信任，人也不聽他們的話，如同當日百夫長和船上的衆人待保羅一樣，那豈不是更令人痛心的事麼？

那一船的人雖然因為不聽保羅的勸告，以致遭遇了危險，但到底他們還是沾了保羅的光，他們的性命到底還是因保羅費了保全。因為我們聽見保羅在那全船的人都絕了望的時候對他們說，「現在我還勸你們放心，你們的性命一個也不失喪，惟獨失喪這船。因我所屬所事奉的神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說，保羅，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並且與你同船的人神都賜給你了。」從這幾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來，若不是因為有保羅和他的同伴在船上，那一船的人便都喪命了。「與你同船的人神都賜給你了，」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神救他們衆人就是因你的緣故。神把他們給了你，所以使他們脫離那可怖的死亡。這裏我們又看見，只要有一個與神同行的人在某處，那一個地方的人多少總要因他得一些好處。他們如果完全聽從他的

爾，那國總要得大福蒙太恩，縱使他們沒有聽從他的話，只要有他在他們中間，他們多少也要得些福。可惜世上的人不但不聽那與神同行的人所說的話，而且還要誤會他們，攻擊他們，逼迫他們，把他們從衆人中間趕出去。及至他們被衆人趕出去以後，衆人便要遭遇他們該遭遇的災禍了。

說到這裏我想起亞伯拉罕爲所多瑪城祈求的事來了。他對神說：「假若那城裏有五十個義人，你還剿滅那地方麼？」神回答說：他若在所多瑪城裏看見有五十個義人，就爲這五十個義人饒恕那地方的衆人。無奈那裏沒有五十個義人，亞伯拉罕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減少義人的數目。他最後減到十個人，神也應允了他；無奈那樣大的城邑竟沒有十個義人，於是所多瑪便被硫磺與火燒滅了。從這裏我們更清清楚楚的看出來，不但義人所說的話使人得福，所作的事使人得福，就連他們在一個地方居住，在一個地方停留，都能使那裏的人蒙福。敬畏神的人是何等寶貴何等光榮啊！世上的偉人不能和他們相比，世上的英雄不能和他們相比，連世上的君王也不能和他們相比。我們豈可不勉力追求作敬畏神順服神與神同行的聖徒呢。

我們再留意當日保羅在那隻船上不但是船主，不是一位尊貴富足的搭客，而且是一名囚犯。但那隻船的安危和那二百七十多個人的生死都繫在他的身上。他那時並沒有地位和權柄，也沒有金錢和勢力，但他有神的同在，因此便成了當日船上最重要的一個人。是一個人如果有神同在，他比有地位有權柄的人更重要更尊貴，也比有金錢有勢力的人更重要更尊貴。我們不要因爲沒有地位權柄便自餒，也不要因爲沒有金錢與勢力便灰心，沒有甚麼都不要緊，只要有神與我們同在，我們便是世上最不可缺少的人。

信徒用錢須知

一 要記得錢乃是神所託付給我們的財產的一部分。我們的手中所有的錢並不是自己的私有物，乃是屬於神的。所以我們決不可隨從自己的私意去支配使用。

二 得到甚麼財物的時候，不要忘記把應當奉獻給神的那一份取出來獻上。不要等到用完了以後再從所餘剩的裏面取一些奉獻。一個孝敬父母的兒子買到一包水果以後，一定先取其中兩個最大最好的奉給他父母，然後再把其餘的拿來，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兒女分着吃。他決不在自己和妻子兒女都吃完了以後再把剩下的拿一點來奉給父母。如果我們愛神，我們也一定在得着財物以後先把最好的奉獻給神。

三 要緊緊記牢決不可使所支出的錢過於你自己手中所有的。不然就必定會去借貸，賒欠，甚至去向人乞憐，去舞弊，欺騙，盜竊，搶奪。有許多本來很好的人，就因為用錢的時候不知道量入為出，以致墮落到極可憐的地步。你切不可蹈他們的覆轍。

四 要立定心志，若不是萬不得已決不向人借貸。因為借貸便不免虧欠人，又容易喪失自己的信用，而且也容易使你因此失落你的自由，使你懼怕人，使你不敢在人前擡頭，正如西國的俗語說，「負債則自由人為奴隸。」

五 購物總要付現錢，決不可賒欠。賒欠是一種很壞的習慣。賒欠能使人養成浪費的惡習。因為購物的時候當時不付款，因此很容易大量的購買，及至付款的時候纔感覺用去的錢太多，但是已經無法儉省了。賒欠又容易喪失自己的信用，失落自己的自由，牠的害處像和人借貸一樣。

六 不要輕易把錢借給人。把錢借出去是很容易的事，但要收回來卻是一件極難的事。許多人在向借主收回借款的時

候發生爭吵，不和，鬪毆，兇殺，種種的慘劇。縱使事情不至弄到這種地步，至少也會因此發生惡感和誤會。你若願意和別人中間多發生糾紛不和，就可以常把你的錢借給人。輕易把錢借給人又很容易使別人養成浪費，懶惰，失信，倚賴，欺騙，等等的惡習。只有真實缺乏困難，需人幫助的人，纔可以把錢借給他們，並且在借貸給他們的時候不要指望償還。

七 當慷慨施捨濟助缺乏的人，神賜給我們錢財並不是叫我們只爲自己享用，也是要我們去幫助缺乏的人。我們越多幫助人，便越得神的喜愛，越蒙神賜福。正如經上說，「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裏；因爲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路六章三十八節）慷慨施捨不但使別人得福，自己也要因此得福。

八 施捨錢財濟助窮人的時候，需要有智慧；不然，我們的愛心適足以幫助人學習欺騙，說謊，倚賴，浪費，等等的罪惡，存心是爲愛人，結果卻使人受了許多的害。

九 不要把你的錢財顯露在人面前，也不要把你的錢財隨處亂放。因爲你這樣作很容易使別人因見錢財而起貪心萌惡念，以致作出偷竊搶奪謀殺等等的惡事來。古人說「慢藏誨盜」就是這個意思。就是在你自己的家裏，錢財也應當收藏在嚴密牢固的地方，免得你的孩子或僕人漸漸因此陷在罪中。

十 不要爲自己積存大量的錢財。因爲這樣作要使你多受痛苦，多感煩惱，而且很容易因此取禍，輕者受驚恐，受損失，重者甚至因多財而喪生。古人說，「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象因爲有貴重的牙，竟因此被獵人捕殺喪命。我們本來沒有貴重的象牙，何苦去設法製造一些假象牙——錢財——以致取禍喪生呢！

十一 不要爲自己的子女積蓄錢財，因爲這樣作適足以養成子女們倚賴的性情，又足以使他們因爲爭錢奪利以致互相衝突，彼此仇恨，結果，骨肉手足竟變爲仇敵。追本溯原，還是父母爲子女積蓄錢財所招來的禍患。富足人家的孩子們多半不知上進，不知勤勉，只知道養尊處優，揮霍浪費；有一日時過境遷，失了倚靠，常常會流爲乞丐餓殍。貧窮人家的孩子們多數反知道勤勉上進，努力作人，結果成了有用的人才。富足人家的孩子們常常因爲爭奪父母的遺產以致骨肉相殘，法庭涉訟；貧窮人家的孩子們有時反能相愛互助。爲子女積蓄錢財無異乎爲子女積蓄禍患。頂要緊的是爲子女們積蓄信仰，德行，學識，技藝，這些纔是最好的錢財和遺產。

十二 不要叫小孩子們手中多有錢財，免得他們揮霍浪費，養成種種不好的習慣。如果他們手中有錢，作父母的應當十分留意監督他們的用途，切不可容他們自己購買食物，因爲這樣不只傷害身體，而且是偷竊的導火線。自己常常購買食物的小孩子們一到了手中沒有錢的時候，便會竊取錢財去買食物吃，許多可怕的罪惡不久便接踵而至了。

十三 不可因求虛榮而浪費錢財，就如辦喜事或喪事的時候，大事鋪張，或是穿著與自己的家境不相稱的美衣華服，或是力量不足卻勉強爲親友送上好的禮品，尤其不可爲這些事向人借貸。

十四 應當盡力節儉。許多人就因爲不知道節儉，以致入不敷出，結果便不能不去作舞弊，營私，說謊，欺騙，偷竊，侵佔，等等的事。古人說，「勤能補拙，儉可養廉。」正是告訴我們說要作一個廉節的人，必須學習節儉。

本社啟事

本刊及本社其他出版物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起改按前皮裏面所印之新價出售。

訓練我們的脾氣 (譯)

脾氣本身並不是一種壞的東西，也不是屬魔鬼的。如果我們放任我們的脾氣使牠不受控制，牠便會釀出不可收拾的禍事來；但如果牠受一個奉獻的意志所支配，牠便成爲偉大能力的一種原素。有大脾氣卻能完全控制牠，能使人具有一種威嚴。無論怎樣的脾氣，靠神的扶助沒有不能控制的。如果我們有很暴烈的脾氣，使我們常常因此生氣犯罪，千萬不可因此失感。我們能制服我們的脾氣到一種地步，就是我們中間最急躁的人在被人激怒到極點的時候還能安靜柔和。雖然這樣，我們卻仍需要做醒，因爲一隻被馴服了的獅子若是牠的舊性被惹動了，到底還是一隻獅子。

寶貴的靜默 (譯)

使一個人的心對別人中了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毀謗人在世上所施行的毀滅是無法測量的。人們的名譽被他們弄糟，人們的友誼被他們破壞，嫉恨的心被他們挑起，家庭被他們拆毀，人心被他們刺傷。我們總不可輕易傳述那些說人不好的話，使這些話藉我們的口播散開。我們總不可隨便說別人的壞事。我們不知道這些話到甚麼地方纔停止不再留傳，也不知道從這裏要長出甚麼來，更不知道這些話要毀壞多少人。話一說出來便再不能收回。最好封鎖我們的嘴唇不輕易說別人的不好。這種靜默總不會使我們後悔的。

編者的消息

自上期的消息發出後，一直留在北京工作。七月十日至廿三日開夏季聚會十四天。八月廿六日至廿八日在天津領會三天。九月廿三日至廿五日又到津領會三天。因爲這裏的工作繁忙，推卻了幾處約會。最近不豫備外出。

蒙神保守

(S.S.) E. E. HEWITT. Wm. J. KIRKPATRICK.

Key: A_b | m: - f | m: - d | r: d | l: s: - - | m: s: d | m: - - | d | r: - - | - - | m: - - | f | m: - - | d | r: d | l: s: - -

求使我與主 同行 蒙神能力保守 靠賴主毫無畏驚

蒙神能力保守 蒙保守有大平安 脫憂懼喜

樂完全保守到世路行完 蒙神能力保守

蒙神保守

節一 求使我與主同行

靠賴主毫無畏驚

蒙神能力保守

副歌 蒙保守有大平安

保守到世路行完

脫憂懼喜樂完全
蒙神能力保守

節二 蒙保守脫離諸惡

依主懷我心歡樂

蒙神能力保守

節三 保守到危險度過

凱歌聞仇敵勢挫

蒙神能力保守

節四 蒙保守歌頌主名

傳主愛並主恩情

蒙神能力保守